

编辑的语文修养

BIANJIYEWUCONGSHU·編輯外語叢書

刘叶秋 著
书海出版社



编辑的语文修養

刘叶秋著

书海出版社

编辑业务丛书
编辑的语文修养

刘叶秋 著

*

书海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20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88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ISBN 7—80550—011—8
定 价: 1.95 元

自序

我从1981年到现在，先后应一些出版单位和高等院校的邀请，讲编辑的语文修养，并在报刊发表过几篇文章。至前年在杭州与天津讲此，已不下十余次，所论大致相同，而时有增益。本来书海出版社曾约我以此为题，撰写书稿，作为该社《编辑丛书》之一种出版，供编辑同行参考。恰好去夏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立编辑专业，请我开《编辑语文学》课程，遂拟定纲要，重新撰写，合书稿与讲稿为一编。但编辑语文，从来未闻有“学”，口气甚大，实不敢承，乃仍以《编辑的语文修养》名其书。旧日所作谈语文写作诸稿主要内容，俱经综括在内，并将《古汉语词典编撰简说》、《略谈中国古代的书信》、《类书常谈》、《怎样理解和查找成语典故》四篇，辑为本书第六章，全文录入，以与以前各章节的叙述呼应联系，作为补充。

我认为当编辑，主要凭两个条件：一是眼力，指学问见识；二是笔力，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眼高，才能分辨作品的优劣得失；笔

键，才能修改编写，得心应手。而要眼高笔健，除去努力读书和积极练习写作之外，别无他方。这其间，能否达到一个“通”字，又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我一向强调“语文三结合”，内容是：（1）语言和文字相结合，要求说得简洁，写得通顺，达到说和写的统一；（2）语言和文学相结合，要求搞语言文字专业的人，有相应的文学修养；搞文学专业的人，有一定的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3）文学和史学相结合，不能分家。指文学家要熟悉史事，博古通今；史学家要兼擅写作，有相应的文学修养。在本书中，我讲这三结合，着重通过实例，说明其不能偏废，目的是希望编辑多出通人，成为学者。至于我讲文字训诂和音韵之学以及语法修辞，主要也是针对目前报刊和书籍中文字不通、乱用词语等等毛病，举出实例来谈一些基本的常识，未涉及任何高深的理论。我觉得不论什么专业的编辑，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常识。尤其是科技书刊的编辑，更需于此补补自己的缺欠，以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表达的能力。

全书设想，略如上述。效果如何，有待阳秋。解放前，我为丰子恺先生编选漫画集，先生自为短序，结尾引弘一法师（李叔同）诗云：“聋人也唱胡笳曲，美恶高低自不闻。”拙著粗疏，亦譬之聋人唱曲，不自闻知，须他人评定也。

1987年4月刘叶秋写于北京宣南之舟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释名——语文与编辑	(1)
(一) 语文的概念.....	(1)
(二) 编辑的含义.....	(3)
第二节 谈往——编辑与书	(4)
(一) 编辑的编书.....	(4)
(二) 编书的体例.....	(10)
第二章 编辑与语文	(14)
第一节 编辑与语文的关系	(14)
(一) 职责与运用.....	(14)
(二) 认真与求精.....	(15)
第二节 编辑语文修养的三结合	(16)
(一) “语言”和“文章” 的结合.....	(16)
(二) “语言”和“文学” 的结合.....	(17)

(三) “文学”和“史学”	
的结合	(20)
第三节 编辑语文修养的内容	(28)
(一) 眼力与笔力锻炼的统一	(28)
(二) 读写编的综合	(29)
第三章 编辑的语文基础	(30)
第一节 文字训诂和音韵学	
的运用	(30)
(一) 文字学的运用	(30)
(二) 训诂学的运用	(34)
(三) 音韵学的运用	(45)
第二节 语法修辞学的运用	(52)
第三节 目录版本和校勘学	
的运用	(63)
第四章 编辑与工具书	(74)
小引	(74)
第一节 了解各种工具书的内容	
形式和作用	(77)
(一) 字典和词典	(77)
(1) 字典	(77)
(2) 词典	(80)
(二) 韵书和类书	(83)
(1) 韵书	(83)
(2) 类书	(87)
(三) 表谱、索引及其他	(92)

第二节 使用工具书应该注意	
的问题	(96)
(一) 熟悉内容特点	(96)
(二) 掌握有关常识	(99)
(三) 注意综合利用	(102)
(四) 了解缺欠弊病	(106)
第五章 编辑语文水平的提高	(112)
第一节 读书求知的重要性	(112)
第二节 读书	(115)
——略读与精读	
(一) 略读——涉猎浏览	(115)
(1) 看书与翻书	(117)
(2) 跳障碍与攻坚城	(123)
(二) 精读——深入钻研	(126)
(1) 方法与进度	(126)
(2) 记性与悟性	(135)
(3) “三餘”与“三勤”	(141)
(4) 关于书目	(143)
第三节 练笔	(146)
——写稿与改稿	
(一) 写作的原则与常识	(146)
(1) 体裁和模式	(146)
(2) 立意与炼词	(153)
(3) 行文和修改	(158)
(4) 编写与审订	(163)

第六章 编写查检例话 (175)

第一节 古汉语词典编撰简说 (175)

第二节 略谈中国古代的书信 (189)

第三节 类书常谈 (201)

第四节 怎样理解和查找成语典故 (215)

第七章 编辑的学术研究和兴趣爱好

——公闲著述 餘事成家 (22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释名——语文与编辑

(一) 语文的概念

这里所说语文，首先指语言和文字。语言用声，适应当时的需要；文字用形，以符号记录，行之久远，这就是“说”和“写”。大家用以交流思想，表情达意，片刻难离；人人全要好好地学习，正确地使用。古时“语”与“言”，“文”与“字”，所指本不相同。如《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即以“语”和“言”对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言”字解释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认为自己叙述叫言，和人议论叫语。宋邢昺《论语疏》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语。”亦据许说而稍异其词。实际语和言，应该算作同义词，不必强为区别。所以后人往往连用二字以为一词。如《新五代史·四夷

附录二》述契丹遣人至一处，见“居人多以木皮为屋，其语言无译者，不知其国地山川部族名号。”可知宋代“语言”已结合成词，这还未必是最早的出处。至于“文”和“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内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象“日”、“月”、“山”、“川”等象形字，各为独立的形体，就叫作“文”；象“江”、“河”等形声字，左为义符，右为声符；“武”、“信”等会意字，取“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之义，皆合两体以成，故谓之字。大约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於文皿蟲为蠱”。与“正”相反为“乏”，从皿从蟲为“蠱”；都是会意字，而《左传》皆谓之“文”。据《史记·秦始皇纪》琅邪台石刻的“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两句来看，足征秦始皇时已把“字”与“文”同用，合为复词。从此，就不一定再单说“文”了。

上面的引述，不是为了考证，而是藉以申明我所说的“语文”的第一项含义，即语言和文字——说与写的工具，主要指日常生活中的说话和写话。我要说的“语文”第二项含义，是有关语言文字的常识和相应的文学修养，包括阅读写作的能力。大致相当于大学中文系语言与文学两个

专业课程的部分内容。这种“语文”修养，亦为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所应该具备，而对编辑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掌握这两种含义的语文，达到什么程度，为衡量编辑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编辑的含义

编辑这两个字，我们也可以找一下文字学上的根据。《说文解字》释“编”字云：“编，次简也。”古人在竹、木简上写字。次简，就是把写好文字的竹木简，按一定的次第排列贯穿起来，使之前后衔接，可以顺序阅读。“辑”字本训车舆，原指车箱，有“聚集”之义。编辑，就是编集。编次、编撰、编纂等等以“编”字为词头的复合词，与“编辑”义皆相近。把编辑二字，结合成词，始于唐代。如新《辞源》引《唐大诏令集》八二卷 仪凤元年《颁行新令制》：“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其中的“编辑”正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的意思。仪凤乃唐高宗年号，可见唐初已有“编辑”一词。实际古人所做的编辑工作，并不限于把有字的竹木简排列一下次第，而是有一定的选择组织，经过加工整理的。从古至今，编辑都起着继承、保存和发扬光大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

第二节 谈往——编辑与书

(一) 编辑的编书

编辑与书的关系，是源远流长，密不可分的。如果讲编辑发展史，可以另开一科专门课，我只粗举大凡，略谈几个重点。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从政无功，授徒讲学。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谬，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除去订礼乐，序《书传》之外，还把古《诗》三千余篇，删除重复，“取可施于礼义”的精华，存三百零五篇，被之弦歌；又“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晚年还喜读《易》，以至“韦编三绝”，“赞明《易》道，申说义理”（后二语见《孔子世家·正义》），发挥尤多。孔子一方面传道授业，有弟子三千人；一方面编审教材，整理古代文献；影响很大，功劳不小。他的编选、删订、补充、解说，主要从政教方面着眼，思想自成体系，裁断极为高明，真可以算是编辑的老祖师。

由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纷纷著书立说，

秦相吕不韦亦使门客各著所闻，汇辑成《吕氏春秋》（别称《吕览》）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另列小题，为集体编书之前导。弟子纂述师说，象《论语》、《孟子》之类，虽出众手，亦必有人定稿，同于《吕览》。其后，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内外篇（即《淮南子》）；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皆聚宾客文士为之，如《吕览》之例。吕不韦阳翟大贾，只识居奇，未闻能文，以其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史记·吕不韦传》）似乎颇为自信，可是给《吕氏春秋》作注的汉代高诱，对这事看得很清楚，他说：“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见《吕氏春秋序》）谁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捋虎须呢？真若增损其书，恐怕是一金未得，而首领不保矣。刘安、刘义庆，虽号称“好书”、“爱好文义”，也未必参与编撰，同于吕氏之恃高位而享著述之名。惟宋人所撰《资治通鉴》，由司马光领衔主编，实为不虚。且修书执笔，有明确分工。汉代事属刘攽，三国至隋事属刘恕，唐迄五代事属范祖禹，各尽所长。司马光统摄全书，总其大成，又按朝代顺序编目录三十卷，以备检查，表现了不寻常的学问见识和很高的编辑才能。这是我们谈编辑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司马光等人为编

《资治通鉴》，辛勤地搜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删繁举要，提纲挈领，在剪裁贯穿，润色文字方面，也下过很大的工夫。这部书把自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间的史实，改撰为编年的通史，依时代之先后，使每事自具首尾，不似他史之分属纪传，极便阅读。宋英宗（赵曙）作《资治通鉴序》称赞它：“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是不为过誉的。凡读古史有疑，都不妨试翻此书，对照一观。清乾隆间纪昀任《四库全书》总纂，于群书校订整理，极见功力；所撰提要，叙述源流得失，多中肯綮，亦不愧为总揽全局，名实交至之大主编。其博识宏才，诚为罕见。

其他如汉司马迁撰《史记》，记事始黄帝，止汉武，上下三千年，为通史之首；班固撰《汉书》，只载一朝之事，为断代史之首；刘向纂《别录》，其子刘歆纂《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为古籍分类编目，成目录学之先河；俱首树规范，有开创之功，促进了后来编辑工作的发展。又唐代中叶颜真卿曾撰《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为“以韻统字”的辞书之首，先列单字的篆文，下附隶书和别体，引诸家字书来作解释；然后摘取两字以上的词语，按末字编韵。于经书子史以及释道之书，均

加采择，包罗甚广。真卿气节文章，皆为世重，不独以书法成家。《韵海镜源》为其集众力纂成，而亲加撰次，亦无愧于主编之名。惜其书早已失传，至宋时仅存十六卷，已不及原书的二十分之一。现在大家都知道清人编《佩文韻府》，乃据元阴时夫《韵海群玉》、明凌稚隆《五车韵瑞》的“事繫於字，字统於韵”的体例，又大加增补而成；明人编《永乐大典》，于单字下并列篆隶各体，似出新裁，实为《韵海镜源》所早已有之。我在拙著《中国字典史略》一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中，于此有详细的考证。就编辑工作谈，颜真卿的用心和贡献，是应该表而出之的。

类书的编撰，从三国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编《皇览》开始，历代皆有续作，至明编《永乐大典》、清辑《古今图书集成》而达到顶峰，说明了编辑质量的不断提高。

这一节的最后，我还要提到《辞源》。公元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辞源》的出版，显示着编辑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包百科常识的大词典，收单字一万多个、词目十万条左右。除去单字和一般词汇之外，还有成语、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名、物名、书名、音乐、技艺、医卜星相以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多方面的材料和各种新名词；综合古代字书、韵书、类书为一编，并博采当代外

国辞书之长，首创新体例。它以单字领头，注音释义，下列以这个单字为头的词语，又按词语第二个字的笔画多少为先后次序。比以前的辞书，条理分明，眉目清楚，内容形式，俱见革新。

《辞源》出版，正在新知识的启蒙时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对《辞源》的产生，显然有一定的影响。《辞源》中新词的收辑，于由清末至五四以前的“西学”和中国的社会面貌、知识界的思想状态等等，都有所反映（如科学、民主、主义、摩登、租界、治外法权等新名词，皆可从书内查到），适合大家“博采新知”的需要；旧词的解说，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带有一些新的色彩，适合大家“贯通典故”的要求；既是一部革新的词典，又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因此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起了不小的作用。

《辞源》卷首有《辞源说略》一文，论述辞书的内容体例、价值作用及编撰《辞源》之缘起、经历等等，着重指出旧学新知应该并重，辞书编撰，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能故步自封；极为值得一读。这里摘引此篇的《编纂此书之缘起》一节文字如下：

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家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